

汉语孟津方言的“Vp 走”式祈使句

彭兰玉* 王萌萌**

(湖南大学, 中国)

提要: 汉语孟津方言中,“Vp 走”式祈使句是一个常用句式,有六种常用的结构形式,基本式为“去(Np)Vp 走”式,其中“走”为边缘化的趋向动词。“Vp 走”式祈使句的使用有较强的权势因素,经常发生在上对下的关系中,且口语色彩较强,在交际双方关系亲昵的情况下,权势因素可以例外。由于中国古代政治辖区的划分以及人口迁徙的影响,“Vp 走”式祈使句分布广泛,该句式是由两个祈使句合并弱化而成。

关键词: 孟津方言,趋向动词,祈使语气,人口迁徙,合并弱化

1. 引言

孟津县位于中国河南省中西部丘陵山区,居黄河中下游交界处,是洛阳市的下辖县,东距郑州 110 公里,西距三门峡 90 公里,南与洛阳市区毗邻,北临黄河。《尚书 禹贡》注“孟为地名,在孟置津(即渡口),谓之孟津”,孟津县以周武王会八百诸侯于孟津渡而得名,今会盟镇是孟津渡的所在地^①。孟津方言属于汉语中原官话区的洛嵩片方言区。“Vp 走”是孟津方言中表达祈使语气的一个常见句式,该句式中“走”的读音、意义和用法与其在普通话中的均不相同。在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中,一般认为“走”是一个典型的动作行为动词。孟津方言中,除普通话中典型的作为动作行为动词的用法外,“走”还可用作介词,相当于“从”,表示经过的路线,如:你走[tsəu⁵³]桥上过_{你从桥上过}。而且,“走”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带有强烈祈使语气的共同趋向性标记。

事实上,在北方方言中,“走”表示趋向或作为趋向动词的用法并非罕见,而是其较为普遍的特征。贺巍(1989)在《获嘉方言研究》中提到“走”与趋向动词“来、去”并提,是动词的趋向标记。柯理思、刘淑学(2001)把河北冀州方言中的“走”

* 彭兰玉: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语言学。E-mail: pplyu@hnu.edu.cn.

** 王萌萌: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E-mail: chiximeng0723@126.com.

^① 本文孟津方言中“Vp 走”式祈使句的例句,主要由方言纯正的孟津县会盟镇人提供。

^② 孟津方言的声调共有四个,不包括轻声。古入声字今读阴阳平,前加竖线。

阴平	33	高边飞东天粗三 笔竹黑麦
阳平	31	平唐才徐床龙人 白服读杂
上声	53	普粉短体走古口
去声	412	坐是弟社注大厚

看作是与表示主观参照的虚化成分“来、去”同位的趋向标记，表示背离说话者所在方位的趋向。王临惠（1998）、赵变亲（2015）认为在山西临猗、襄汾方言中，“走”可作为趋向动词充当不同的句法成分。

尽管在北方方言中“走”表趋向并不罕见，但在不同的方言中，其具体的用法不尽相同。孟津方言中，“Vp走”句式是表达说话人建议听话人作出共同趋向行为的祈使语气的常用句式，其中“走”有其独特的作用。

2. “Vp走”式祈使句的“Vp”类型

孟津方言中的“Vp走”句式是以“走”字作为句尾的祈使句，其中“走”的读音与其作为动作行为动词[tsau⁵³]或介词[tsau⁵³]时并不相同，其韵母及声调均发生了变化，读轻声[tsau]。根据“Vp”的类型，我们对孟津方言中的“Vp走”句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解析。

2.1 连谓短语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先提出发生背离自身位置的位移的意愿，这一意愿常用趋向动词“去”表达，当大脑接收了发生位移的信号，继而转入对位移方向和目的的索引。因此，在“Vp走”句式中，“Vp”为连谓短语的情况最为常用，且连谓短语多是由趋向动词“去”和动作行为动词组合而成，构成“去(Np₁)V(Np₂)走”式祈使句，这也是最为典型的“Vp走”句式。

(1) 咱去北边儿买东西走[tsau]。

(2) 后晌下午有事儿冇，去万达看电影走[tsau]。

一般情况下，“去”后的“Np₁”为处所名词或方位名词，当“Np₁”已在上下文中出现时，“Np₁”常省略，如例（1）和例（2）若出现在下列语境中，则“Np₁”省去：

(3) 后晌下午俺爸开车去北边儿嘞，咱去买东西走[tsau]。

(4) 万达新开了一家电影院，去看电影走[tsau]。

有时，当交际双方计划离开原有位置进行某项活动，且位移的方向是其据以往生活习惯心知肚明的或只是有位移的想法但终点暂时未考虑好时，“Np₁”也经常省略：

(5) 换季了，我有衣裳穿了，去买衣裳走[tsau]。

(6) 《我们的十年》上映了，去看电影走[tsau]。

除了“Np₁”，“Np₂”在特定的语境中也可省略，此时的“Np₂”对于交际双方来说是已知信息：

(7) 拉夏贝尔出新款了，去县城买走[tsau]。

(8) 《我们的十年》上映了，去万达看走[tsau]。

当“Np₁”和“Np₂”均为交际双方的已知信息或说话者只是有发生位移的计划，对于位移的方向和目的暂时并没有具体的安排时，“Np₁”和“Np₂”均可省略，构成“去V”式：

(9) 横店电影院《我们的十年》上映了, 去看走[tsau]。

(10) 作业写完冇, 去耍玩儿走[tsau]。

在例(9)中, 上文已出现位移的方向“横店电影院”和位移的目的“《我们的十年》上映了(要去看)”, 此时“ Np_1 ”和“ Np_2 ”是已知信息; 例(10)中, 说话者并没有对“耍”的地点和对象或方式做具体的安排, 只是提出了“耍”的意愿, 也可省去“ Np_1 ”和“ Np_2 ”。

2.2 动宾短语

以上我们发现, 有时位移的方向和目的并非必不可少, 当它们作为交际双方的已知信息或共同关注的焦点有所侧重时, 典型的“ Vp 走”句式“去(Np_1) V (Np_2) 走”式中的谓语“ Vp ”常由动宾短语来充当, 构成“去(Np_1) 走”式或“ V (Np_2) 走”式祈使句。

(11) 《美国队长》上映了, 去万达走[tsau]。

(12) 百货大楼今儿今天有活动, 买衣裳走[tsau]。

(13) 咱明儿去哪儿耍? 去洛阳走[tsau]。

(14) 你等会儿想去干啥? 看电影走[tsau]。

在例(11)中, 位移的目的对交际双方来说心照不宣, 有新电影《美国队长》上映, “万达”有电影院, “去万达”的目的当然是看电影, 不用再赘述, 这也是语言经济性原则的体现。在例(12)中, 位移的方向或终点“百货大楼”已在上文中出现, 下文中自然可以只出现位移目的。例(13)和(14)则是因为交际双方的侧重点不同, 利用“ Vp 走”句式进行了有所侧重的表达。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去(Np_1) 走”或“ V (Np_2) 走”中, “ Np_1 ”常为背离交际双方所在位置的处所名词或方位名词, 要向“ Np_1 ”发生位移或要使位移的目的“ V (Np_2)”顺利进行, 必然有背离原有位置的动作行为的发生, 此时表示动作行为进行趋向的“去”可省略, 它所表达的语义信息已蕴含在“ Np_1 ”和“ V (Np_2)”中。如:

(15) 小飞, 北边儿走[tsau]!

(16) 放学了, 吃饭走[tsau]。

上文例(1)“咱去北边儿买东西走”也可变换为例(17)。

(17) 北边儿买东西走。

2.3 兼语短语

在“ Vp 走”句式中, “ Vp ”也可是兼语短语, 表达听说双方对与其不直接相关的第三方所进行的动作行为, 构成“ $V_1 Np V_2$ 走”式祈使句。

(18) 那边儿可多人, 听听他们说啥走[tsau]。

(19) 小柴给在那边儿嘞, 看他打球走[tsau]。

2.4 光杆动词或其重叠式

“去(Np_1) 走”或“ V (Np_2) 走”式中的“ Np_1 ”或“ Np_2 ”可省略, 构成“ V 走”式祈使句, 其中“ V ”为光杆动词, 不带宾语。

(20) 晚会开始了, 看走[tsau]。

(21) 天镇这么热, 游泳走[tsau]。

除动词单独与“走”直接组合外, 动词的重叠式也可与“走”直接组合表达短时义或尝试义。

(22) 那边儿咋恁那么多人, 看看走[tsau]?

(23) 北头儿新开了家饭店, 尝尝走[tsau]。

2.5 趋向动词

在现代汉语中, 单纯趋向动词可按参照点的不同分为两类: 以朝向或背离说话人自身所处位置为参照点的“来、去”和以说话人所关注方位或处所为参照点的“上、下、进、出、回、过”。柯理思、刘淑学(2001)将“来、去”归为“来”类字, “上、下、进、出、回、过”归为“上”类字。

	上	下	进	出	回	过	起
来	上来	下来	进来	出来	回来	过来	起来
去	上去	下去	进去	出去	回去	过去	

“Vp走”句式中, “Vp”可以是“去”与“上”类趋向动词组成的复合趋向动词:

(24) 我不想给在这儿了, 咱回去走[tsau]。

(25) 都等你可长时间了, 赶紧进去走[tsau]。

单纯趋向动词一般不可与“走”直接组合出现在“Vp走”句式中, 但以下情况除外:

(26) 上山不上? 上走[tsau]。

(27) (去) 洛阳不去? 去走[tsau]。

只有在对说话人的提议进行回答时, 由于“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 听话人顺随说话人的用词, 选择了与其相同的词语。但如果回答是否定的, 单纯趋向动词的否定形式不可与“走”组合, 例(26)和(27)的否定回答分别是“不上”和“不去”。

“Vp走”句式中发生位移的方向和目的是背离交际双方所处位置的, 趋向动词“来”及它与“上”类词组成的复合趋向动词由于语义的制约不能与“走”组合出现在“Vp走”句式中。需要注意的是:

(28) 快下来走[tsəu⁵³]。

在例(28)中, “走[tsəu⁵³]”是动作行为动词, 若某小孩儿在奶奶面前的戏台上玩耍, 戏台下的奶奶想回家做饭时, 就会对着孙子说出“快下来走[tsəu⁵³]”这句话, 表达让孙子“从戏台上下来(到奶奶身边去), 然后往家走”的意思, “下来”只是“孙子”个人的动作行为, 并不是我们所分析的“Vp走”式祈使句。

2.6 动补短语

在普通话中, 趋向动词“去”经常作补语补充修饰动词或动词短语构成动补结构,

其中“去”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的方向。孟津方言中，“去”作趋向补语的动补结构可和“走”组合构成“V_p去走”式祈使句。

(29) 吃饭去走[tsau]。

(30) 去洛阳去走[tsau]。

例(29)和(30)中的“去”字可省去变为动宾短语与“走”字组合成的“V(N_{p2})走”或“去(N_{p1})走”式祈使句，但“走”字不可省去，我们将在下文给出解释。

以上可看出在孟津方言的“V_p走”式祈使句中，尽管“V_p”的类型多样，但该句式的基本式为“去(N_p)V_p走”式。

3. “V_p走”式祈使句的语义语用特点

“走”在“V_p走”式祈使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走”字正确深入的认识可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V_p走”式祈使句的特点。在孟津方言中，我们认为“V_p走”式祈使句中的“走”为边缘化的趋向动词，它不表示具体的动作行为，在句中作补语，除了表示动作进行的趋向之外，更强调凸显说话人希望共同发生背离交际双方位置的位移的倾向，趋向意义虚化，商请的祈使意义较为强烈。

上文例(29)和(30)中，说话人对听话人提出自己希望发生位移事件的邀请“吃饭”和“去洛阳”，动作行为的主体一定是听说双方，其中表示动作进行趋向的补语“去”可省去，其语义信息已隐含在具体的动作行为“吃饭”和“去洛阳”中，意思不变。但“走”不能省去，省去后动作行为的主体不再确定，交际双方中的任一方或双方均有可能成为动作行为的主体，且表商量的祈使语气消失。

(31) 吃饭去。

(32) 去洛阳去。

例(31)和(32)可用来回答“你干啥去”，此时动作行为的主体是听话人；也可以是说话人邀请听话人“一起去吃饭”或“一起去洛阳”，但此时语气发生变化，命令的意味较为强烈；还可以是说话人直接命令听话人“去吃饭”或“去洛阳”，动作行为的主体只是听话人，此时商请语气完全消失。

而且，“走”字在句尾还表达了说话人对希望发生位移事件的迫切性。在上文例(2)与例(16)中，说话人对听话人提出了自己希望发生位移事件的主观邀请，“走”在句中并不表示具体的行为动作，只是作为补语补充说明动作行为的趋向，但更强调说话人希望位移事件即刻发生或在不久的将来发生的倾向^①。在提出邀请时，出于礼貌原则^②，说话人有较强的表示商量的祈使语气，对听话人是否答应发生位移并不强制，但暗含希望听话人不要拒绝且立即或尽快行动的意味。例(2)中说话人希望发

^① 孟津方言在表示将来较远时间的商请时，不用“V_p走”式祈使句，一般用与普通话表达相同的祈使句“V_p吧”表示商请的意味。

^② Lakoff的礼貌观认为说话人应该遵守三个礼貌规则：不要强求于人、给对方留有余地、可增进相互的友情(何自然、冉永平 2009:96-97)。

中国孟津方言的“Vp走”式祈使句

生位移事件的时间是距离发出商请的时间不远的“后晌下午”，例（16）中发生位移事件的时间即为发出商请的当时。

有时，说话人为了强调自己希望发生共同位移事件的主观急切性，会使用“Vp走[tsəu⁵³]走[tsau]”句式：

（33）咱回去走[tsəu⁵³]走[tsau]。

此时，第二个“走”对“回去走”进一步补充说明，比单独使用“咱回去走[tsau]”的祈使语气更为强烈。

在孟津方言中，“Vp走”式祈使句蕴含着丰富的语义语用信息：（1）说话人对听话人提出发生背离双方所在位置的位移的主观建议和邀请；（2）发生位移的主体是听说双方，“Vp”是双方共同的动作行为或行为趋向，包括自移事件和致移事件两个事件；（3）发生位移的起始时间是说话的当时或距其不远的的时间；（4）说话人提出建议时带有商请语气，但暗含不希望被拒绝的意味。

“Vp走”式祈使句的主语是交际双方（一般用“咱”，常省略）。由于“去某地做某事”的语言表达习惯和信息完整度的制约，在“Vp走”式祈使句中，位移事件一般包括两部分：位移的方向或终点、位移的目的。但在语境的影响下，受语言经济性及关注焦点的制约，二者可只出现其一或均不出现。

还需要注意的是，“Vp走”式祈使句只适用于说话人商请对方发生位移事件时，当其不希望和对方做出共同趋向的行为时，一般用“不（甬）Vp吧”句式，即“Vp走”式祈使句不可出现在表否定的语境中。

由于“Vp走”式祈使句暗含说话人在发出位移商请时不希望被对方拒绝的语气，所以该句式的使用有较强的权势因素，一般为身份地位较高者或长辈对身份地位较低者或晚辈提出发生共同趋向的位移，语气较缓，有商量的意味。但是，同级之间甚至下级或晚辈希望上级或长辈一起进行某种位移事件时，也会使用“Vp走”式祈使句，在使用时受到一定的制约。

（34）咱去给把地扫一下儿[çiɜ⁴¹²]走[tsau]。

例（34）可以是身份地位较高者或长辈对身份地位较低者或晚辈提出“一起扫地”的建议，也可是同级之间的会话邀请。当说话人与听话人同级时，表明双方关系亲昵，可随意交谈。

（35）妈，咱去动物园走[tsau]。

例（35）中作为晚辈的说话人向长辈“妈妈”商请“一起去动物园”，此时说话人在表达了“Vp走”式祈使句所具备的语义语用信息之外，还兼有向听话人“妈妈”撒娇的语气在。

同级之间或是下级或晚辈向上级或长辈用“Vp走”式祈使句提出发生共同位移事件的商请时，交际双方的关系一定比较亲昵，可以不受约束随意交谈，有时会兼有撒娇语气。

而且，“Vp走”式祈使句具有较强的口语性，在提出比较正式的商请或交际双方

关系较疏远时，一般不采用该句式，而使用普通话常用的“Vp吧”句式。

4. “Vp走”式祈使句的地理分布

事实上，“Vp走”式祈使句并不是孟津方言中独有的。李树俨、张安生（1996）和李莺（2005）指出在宁夏银川方言与中宁话中，轻读的“走”字用于祈使句末，表示动作的趋向和祈使语气。吴建生、赵红茵（1997）提到山西万荣方言中，“走”字用在“咱（或咱底）+动宾结构”后表示将要去某事。王临惠（1998）在对山西临猗方言中“走”的特殊用法进行分析时提到具有明显祈使作用的“VV走”句式。宁夏灵武方言中，祈使句末可出现一个轻声的“走”字表达普通话“去吧”的意思（李树俨、刘世俊 1999）。新疆哈密方言中轻声“走”字经常作为“复数第一人称祈使式的标志”出现在谓语句末尾，表示离开当下的位置去另一处所且很快行动的意思（张洋、田云华 2014）。陕西户县方言（孙立新 2007）和山西襄汾方言（赵变亲 2015）中也有轻声“走”作为祈使句句尾的用法。除去以上较为详细具体的研究外，李莺（2005）曾经过初步考察指出“Vp走”式祈使句在晋南汾河片方言（如永济、洪洞、运城、稷山等）、关中方言、宁夏固原话、西吉话、甘肃岷县话以及青海西宁话中具有普遍性。我们也通过学友初步了解到在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平顶山市鲁山县、义马市、驻马店市正阳县、南阳市淅川县以及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均有与孟津方言中结构用法一样的“Vp走”式祈使句。

就现有材料看，各方言中的“Vp走”式祈使句在结构及语义上具有一致性，但在使用中略有差异。例如在陕西户县方言和新疆哈密方言中“Vp”不能是复合趋向动词，户县方言中单纯趋向动词可与“走”构成“哥，咱妈打电话叫咱俩回去呢，走，回走”之类的句子祈使共同的趋向行为，哈密方言除“来、去、起”外的单纯趋向动词也用于“Vp走”式祈使句，而孟津方言中“去”与“上”类趋向动词组成的复合趋向动词可进入该句式。再如山西临猗、襄汾方言中有“走……走”句式“咱走北京走”，孟津方言却不这么说^①。又如临猗、中宁、银川和灵武方言中，主语既可是第一人称，也可是第二人称，而万荣、哈密和孟津方言中，主语仅限第一人称。

以上可知，“Vp走”式祈使句分布广泛。目前已知“Vp走”式祈使句分布于兰银官话北疆片（哈密）、银吴片（宁夏银川、灵武、中宁）和中原官话秦陇片（宁夏固原）、陇中片（宁夏西吉、青海西宁、甘肃岷县）、关中片（陕西户县）、汾河片（山西运城、永济、稷山、临猗、万荣、洪洞、襄汾）、洛嵩片（河南洛阳、孟津、义马）、南鲁片（平顶山鲁山、南阳淅川）、漯项片（驻马店正阳）、信蚌片（信阳光山）、商阜片（安徽太和），涉及新、甘、宁、青、陕、晋、豫、皖八个自治区和省份。

“Vp走”式祈使句分布范围之广，与中国古代政治辖区的划分和人口迁徙密切

^① 孟津方言中有形式上一样的句子“你走[təu⁵³]桥上走[təu⁵³]（你从桥上离开）”，但不属于我们所说的“Vp走”式祈使句，其中第一个“走”为介词，第二个“走”为动作行为动词，表示具体的行为动作。

中国孟津方言的“Vp 走”式祈使句

相关。王临惠(2005)提到中原官话汾河片和关中片的方言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早在中古以前已十分接近,扬雄经常在《方言》中并举的秦晋方言,晋即属今晋南地区,今晋南方言与关中方言有很强的内部一致性。“Vp 走”式祈使句在河南的分布主要集中于豫西和豫南地区,裴泽仁(1990)指出豫西方言是在明代人口迁徙的基础上形成于明末清初的,是当地土著方言与其他外来人口方言相互作用的历史积淀,而这其中山西方言和陕西方言对豫西方言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且由于某些原因,人口继续向南迁移至南阳府、甚至荆襄一带。据杨安祥(1986)研究,河南是元末明初洪洞古大槐树移民的重要迁入地之一,李永芳、周楠(2004)在《明初洪洞移民在河南的历史考察》中提到明初洪洞移民范围涉及河南整个省域达 121 个县市。我们不难推测秦晋方言对豫西和豫南方言的重要影响。中原官话汾河片和关中片方言与西北方言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安生(2008)指出宁夏南北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的分布格局与历史政区沿革和人口迁徙的背景有关,自西夏宁夏南北格局分治形成始,其在历史上曾长期隶属陕、甘两省,宁夏南部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隶属中原王朝,方言和秦陇之地相仿,而宁夏北部在明清两季由于“五方屯戍军民及回汉各族杂居共处”,各地方言整合统一形成了兰银官话银吴片方言,其中“五方屯戍军民”有“齐晋燕赵周楚之民”(嘉靖·宁夏新志 1982)。李莺(2005)在解释晋南汾河片与宁夏银吴片方言中为何均有“走”字祈使句这样大致相同的语法现象时曾提到两种猜测:一是近代汉语的继承,但并没有文献依据;二是猜测明代移民中有大量晋南人,银吴片的“走”字句为晋南方言的变异。我们在这里给出了证据,兰银官话银吴片方言的形成的确受到晋南方言的影响。青海西宁位于河湟谷地,在西汉时中原汉族已开始了向河湟地区移民,其在地理上与甘肃、关中地区联系密切,且甘肃与河湟地区在历史的多数时期属于同一行政区(陈良煜 2008),青海方言受秦陇方言的影响不言而喻。新疆哈密汉语方言同样受到秦陇方言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甘肃方言。刘俐李(1993)指出兰银官话北疆片是在甘肃方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清代及以后关内汉回人民西迁的结果,移民多来自陕甘地区,以甘肃为多,且哈密在清代与今甘肃属同一行政区。邢向东(2014)在以甘宁青新四省为主讨论西北方言重点调查研究时曾提到:“从地理上看,以山西陕西为起点,经内蒙古土默特平原、河套平原、宁夏、甘肃,终至青海、新疆,似乎存在一条沿黄河上溯的语言特征输送通道”,而这条通道是否与明清以来山陕向西北移民的路线重合,由于没有做方言点上的深度调查,我们不敢妄做结论,但“Vp 走”式祈使句在晋陕甘宁青新的分布可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中原官话汾河片和关中片方言对甘宁青新地区官话造成影响的证据。

据上可知,“Vp 走”式祈使句的分布范围涉及晋陕甘宁青新豫皖八个自治区和省份是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以来)政治辖区的划分和移民造成的结果,移民自晋陕地区始,北上甘宁青新,南下豫皖。张洋(2014)通过将哈密方言中的“走”字句和维吾尔语复数第一人称祈使句进行对比,得出“走”字句是汉语和阿尔泰语系维吾尔语等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语言接触相互渗透影响的结果。我们不能否认西北地区汉语与其他语系的语言接触所造成的影响和结果,但“Vp 走”式祈使句的分布和移民路径

证明张洋(2014)仅根据哈密方言中“走”字句和维吾尔语复数第一人称祈使句在结构、功能和语义上的共同点推论出的渗透方向恐有失妥当,维吾尔语复数第一人称祈使句应是汉语方言对维吾尔语渗透影响的结果。

5. “Vp 走”式祈使句的形成

对于“Vp 走”式祈使句中“走”字的词性,至今仍存在分歧。王临惠(1998)认为山西临猗方言“VV 走”句式“走”与重叠动词一起构成连谓结构,其中“走”的趋向意义虚化,祈使作用明显。李莺(2005)认为中宁话“走”字句中,“走”字处于补语位置,由于动作行为义由前一动词承担不再作补语,虚化为语气词,但仍有表示趋向的意义,虚化过程尚未终结。赵变亲(2015)则将山西襄汾方言动词后表示祈使语气的“走”处理为趋向动词,在句中作补语。我们在上文把孟津方言“Vp 走”式祈使句中的“走”处理为边缘化的趋向动词,不表示具体的动作行为,在句中作补语,除表示动作进行的趋向外,更强调凸显说话人希望共同发生背离交际双方位置的位移的倾向,趋向意义开始虚化,商请的祈使意义较为强烈。由上可知,“Vp 走”式祈使句中“走”字兼表趋向和祈使语气已达成共识,而对于其词性的分歧我们或许可从该句式的形成中找到答案。

在“走”字用于祈使句句尾兼表趋向和祈使语气的相关论述中,目前只有张洋(2014)和赵变亲(2015)对该句式的形成做出了推论或推测。上文我们已经对张洋(2014)的“语言接触说”做出了质疑,赵变亲(2015)在“走”字“趋向、奔向”义^①的基础上推测是一个句子与另一个重读的“走”字单独构成的祈使句在使用过程中合并,如:“走!咱吃饭!”与“咱吃饭走!”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合并之后,“走”字作为趋向补语存在并伴随语音的弱化,至此形成“Vp 走”式祈使句。我们赞同“合并弱化”的推测,在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周口市淮阳县均存在与“Vp 走”式祈使句语义、语用一致,但句法不同的相关用法:“Vp! 走!”,如:

(36) 去逛街! 走!

例(36)虽与“Vp 走”式祈使句在句法形式上不同,但同样用于说话人对听话人作出发生共同位移的商请,且不希望被拒绝。这一商请出现在较为随意的场合,且说话人是相对位高者或说话人与听话人关系密切,不受权势因素的限制。

孟津方言中的特殊用法:“Vp 走[tsəu⁵³]走[tsau]!”,进一步为“合并弱化”说提供了证据。

(37) 咱去买衣裳走[tsəu⁵³]走[tsau]!

例(37)中,第一个“走”字重读为[tsəu⁵³],第二个“走”字轻读为[tsau],与“咱去买衣裳走[tsau]”相比,两个句式出现在相同的语用环境下,两个“走”字的叠加进一步强调了“希望很快就行动”的趋向和邀请。我们推测“Vp 走[tsəu⁵³]走[tsau]!”是“Vp 走[tsau]! 走[tsəu⁵³]!”在语用中的合并。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动词谓语句后紧跟

^① 李莺(2005)在《中宁话的“走”字句》中对“走”字的词义演变做了详细分析,不再赘述。

中国孟津方言的“Vp走”式祈使句

的“走”字祈使句由于是由词形短小且兼具趋向和祈使语气的独立的词单独构成的，独立感并不强，很容易黏附在动词谓语句后与之合并，合并后语音弱化充当补语。有时为了突出强调迫切性，我们会在“Vp走”式祈使句后再加上单独的“走！”来向听话人表达自己的需求。由于同样的原因，“走！”仍然与其前的“Vp走”式祈使句合并弱化形成“Vp走走！”句式。

需要指出的是，赵变亲（2015）提出在山西襄汾方言中也有“走”字叠加的用法，如：“咱吃饭走走”形成“（咱吃饭+走）+走”格式，他承认两个“走”字在不同的层次上，第二个“走”削弱了第一个“走”的语义，但他认为两个“走”字是同类的，第二个“走”使第一个“走”的读音变得更短更轻且邀请和趋向的语义重心落在第二个“走”上，我们对此有不同的意见。通过对孟津方言语料的考察，我们认为“Vp走走！”中，第一个“走”字重读承担表示趋向的语义，充当趋向补语，第二个“走”字轻读承担表示商请祈使语气的语义，两个走字各有分工。在“Vp走”式祈使句中，单独的一个“走”字兼具趋向义和商请的祈使语气，是“Vp走走！”句式两个“走”字语义的叠加。

讨论可知，“Vp走”式祈使句的形成与“走”字单独构成的祈使句和其前的动词谓语句的合并有关，该句式中的“走”字我们更倾向于处理为兼具祈使语气的趋向动词，在句中作趋向补语。

6. 结语

在孟津方言中，“Vp走”式祈使句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Vp走”式祈使句中，“Vp”的类型多样，其基本式为“去(Np)Vp走”，由于语境及关注焦点的不同，位移方向或目的可省略。“走”字为边缘化的趋向动词，不表示具体的动作行为，在句中作补语，在表示动作进行的趋向外，强调凸显说话人希望位移事件尽快发生的倾向，趋向意义虚化，祈使意义较为明显。“Vp走”式祈使句的使用具有权势因素，表达说话人希望听话人与自己发生背离其所在位置的共同位移事件，且位移的起始时间为说话的当时或距其较近的时间，带有商请的祈使语气，但暗含不希望被拒绝的意味。当交际双方关系亲昵时，权势因素可有例外，此时兼有撒娇语气。

尽管现代汉语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但由于其标准化的制约，方言中某些口语色彩较为强烈的表达并未作为民族共同语普及使用。“Vp走”式祈使句的分布涉及晋陕甘宁青新豫皖八个自治区和省份，其所存在的意义不容小觑，该句式的分布是否与移民路径完全吻合，还有待进行更为深入的方言点的调查。

参考文献：

- 陈良煜. 2008. 河湟汉族来源与青海方言的形成[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102-107.
- 何自然、冉永平. 2009. 新编语用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黄伯荣、廖序东. 2011. 现代汉语下册(增订五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彭兰玉、王萌萌

- 贺巍. 1989. 获嘉方言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莺. 2006. 中宁话的“走”字句[D]. 华中师范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 李永芳、周楠. 2004. 明初洪洞移民在河南的历史考察[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4:83-87.
- 刘俐李. 1993. 新疆汉语方言的形成[J]. 方言, 4:265-274.
- 陆俭明. 2013.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四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彭兰玉、张登岐. 2013. 现代汉语(第二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裴泽仁. 1990. 明代流民与豫西方言——河南方言的形成(二)[J]. 中州学刊, 4:92-95.
- 乔新华. 2007.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50-58.
- 邵敬敏. 2000. 汉语语法的立体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胡裕树、范晓. 1993. 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4-21.
- 柯理思、刘淑学. 2001. 河北冀州方言“拿不了走”一类的格式[J]. 中国语文, 5:428-438.
- 孙立新. 2007. 户县方言的趋向动词[J]. 唐都学刊, 3:104-108.
- 王临惠. 1998. 临猗方言中“走”的语法特点[J]. 语文研究, 1:59-61.
- 王临惠、张维佳. 2005. 论中原官话汾河片的归属[J]. 方言, 4:372-378.
- 夏俐萍. 2004. 湖南方言中的“走”字句[J].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6:41-42.
- 邢向东. 2014. 西北方言重点调查研究刍议——以甘宁青新四省区为主[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122-134+178.
- 杨安祥. 1986. 洪洞古大槐树处移民分布考证[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84-87.
- 杨彦宝. 2015. 汉语方言名词后缀“子”“儿”的地理分布差异分析[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7:44-47.
- 张安生. 2008. 宁夏境内的兰银官话和中原官话[J]. 方言, 3:216-223.
- 张成材. 1984. 青海省汉语方言的分区[J]. 方言, 3:186-196.
- 张盛裕、张成材. 1986. 陕甘宁青四省区汉语方言的分区(稿)[J]. 方言, 2:93-105.
- 张洋、田云华. 2014. 哈密方言“走”字句[J]. 语言与翻译, 2:18-21+32.
- 赵变亲. 2015. 山西襄汾方言中“走”的趋向用法[J]. 中国语文, 5:397-401.

The Imperative Sentence Pattern “Vp+tsau” in the Mengjin Dialect

Peng Lanyu* Wang Mengmeng**
(Hunan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In the Mengjin dialect, the imperative sentence “Vp+tsau (‘go’)” is a common sentence pattern, which has six major structural forms. The basic structure is “tɕ^hy⁴¹² (‘go’)+(Np)+Vp+tsau (‘go’)”, and “tsau” in this form is a marginalized directional verb. Containing the stronger power factor, the imperative sentence “Vp+tsau” is often us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perior and the subordinate, which has a high degree of colloquialism. Nevertheless, the power factor can be ignored on condition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of the communication is very close. Due to the divis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jurisdict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the imperative “Vp+tsau” is widely distributed. Two different imperative sentences being merged and weakened, this sentence pattern comes into being.

Keywords: the Mengjin dialect, directional verb, imperative mood, population migration, merge and weaken

* Dr. Peng Lanyu: Professor,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Research Direction: Modern Linguistics. E-mail: plyu@hnu.edu.cn.

** Wang Mengm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E-mail: chiximeng0723@126.com.